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經國

宋欽宗時許翰上言曰臣愚伏被詔旨除已具劄子陳衰疾不勝事任外方此國步艱虞臣竊懷欲有陳而事有理須朝夕上達少緩則已後時不暇為者臣輙先具畫一以聞

一自崇寧以來天下之士以謂非姦佞貪黷不進非軟熟趣和不容故凡為時所崇奬至大吏者鮮有可用之才今不得已則當擢小吏而用之准出使法借以官資使攝郡府族有功效而正除之則人人磨厲思自奮起此賢於前日全軀保妻子之臣寵禄已過如飽肉之鷹不復鷙擊者不翅百倍矣

一今軍政久壞士卒難恃宜使郡縣什伍其民而教之戰使自保疆緩急亦可調發以赴難河東河北

與瀕大河師臣皆使得擅一方之賦便宜從事以足兵食昔唐李抱真節制澤路以賞罰激勵其民得卒二萬遂雄山東是時稱昭義兵為諸道冠令使諸帥各放其法則天下皆昭義兵矣然昭義法計丁擇人蠲其徭租農隙習射歲終大校此可持久而難以應卒今寇難乃在數月之内必欲令下而衆集事濟者則諸縣皆有一鄉之豪傑使守令躬親訪問召見喻以忠義寵錫之榮示以寇攘屠

戮之害借一進武義副尉等官使各募少壯樂為用者得分總之縣得三四豪傑則封內勁果忠固有用之人可盡出矣此其取效易且速蓋一時之利也如昭義之政脩則效亦不過二三歲間可以兼行而持久者雖至平世不可易也臣頃亟為淵聖言禦寇之務要在邊境使邊境不禦而寇入腹心則人情震擾士氣沮壞驅而與戰百不當一故祖宗以來恃邊備不恃都城又聞祖宗之時邊臣

如郭進李漢超等皆數十年不易委任而責成功而去年諸州至有三易守者邊帥無不紛紛變更臣數爭之而不能得今守帥凡宜於民兵者願著憲令勿復動移增秩賜金以厲勳績而後民兵可用疆域可保邊境可强也

一臣去歲道過泗上見歸朝官張企肅言願得燕人三百質其家屬給馬資金由登萊海道潛入燕境號召鄉黨與叛女真必有大功亦聞已嘗有人以

其策告宰相唐恪恪大笑之比有族人自供陷敵
脫歸者陰得契丹燕人之情見其怨憤金人欲食
其肉臣以是知敵之可離也契丹燕雲之地本非
國家所有若使燕人遂往得地因以封其人遇財
因以賞其士則金人支解疾入腹心必不能久為
中國患矣
一臣考秦漢以來用兵之變能覆堅敵者皆合衆弱
以為強如燕昭之破齊漢高之取楚是也今金人

既取契丹遂亂中國其勢必將加兵隣壤如西夏
高麗大小敵國類皆有凜凜狼顧之意臣嘗建欲
棄陜西進築無用之地以與西夏增其嵗賜與之
解怨申結舊恩使一辯士說之可使出兵以攻雲
中又使人結高麗大小敵國諸小寇等與之立契
丹後則金地坐見分裂中國將得休息矣按唐遭
禄山之變肅宗起靈武引回紇之兵以復兩京今
但使之擾敵巢穴其利百倍於唐也

一河朔山東近甸郡縣皆易野用車之地可以教民車戰昔者元魏謂劉裕兵畏其鐵騎衝突以鐵鏁連車為函陣又趙元昊反時國家亦甞用車有功今金兵無他長技所恃惟鐵騎耳禦騎用車古今所同而我師每憚其重遲勞費迄莫肯用宜詔有司講明其法而督教之

一遷都有經久之制行幸有促辦之功二者異宜今若近責歲月之利宜令金陵帥臣集海船教水戰

儲積廩庾待或行幸而已其他一切營繕力役皆宜且止存撫休息以固民心以建國本此大務也今雖已有詔旨戒告勿使勞民然若非一切罷去之則恐勞民之戒殆為虛文昔唐太宗脩洛陽乾陽殿以待巡幸張元素諫之以為勞民不可即罷其役曰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傷況如今之艱虞正宜貶損過中乃能下感人心上格天意凡是府廷官寺粗飭圮壞則皆可以息鑾駕而張黼扆使

遠人皆知陛下威德所以師象陶唐茅茨土堦之意天下幸甚右臣度金兵擾邊之期不過旬月若使小失支吾必至又復深入伏望聖慈下臣之言於大臣或有可採擇則頒詔速施行庶幾及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高宗即位㢈重應詔上䟽曰臣於今月十七日恭奉初一日皇帝登寶位赦書望闕宣讀人人感慨流涕當國步多艱之際忽聞詔書以定神器宗廟社稷不失祭祀

四海生靈不忘舊戴誠千萬世之幸累日祇誦紬繹詞旨其中有云紹祖宗垂創之基懷父兄播遷之難卒章云伺候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言哀痛深切臣泣血銘心推原德意而施行之惟恐奉詔不勤不敏以辜新政若廢神霄朝拜罷常平給散限外印契額外撥放道傳逺俗者給據商賈般販者免稅如此等事於朝政非大安危也於國體非大利害也於人情非大休戚也陛下制詔之意欲紹祖宗垂創之基以京師為根本以

兩河為股肱金人再犯京闕則根本揺矣長驅兩河則股肱病矣所以為興復之策者何如也陛下以太上皇為父以嗣君皇帝為兄金人一舉而邀兩宫當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矣所為患難之方者何如也自古遐裔之侵中國未有如此之酷然其吞噬之欲尚未厭足其馮陵之勢尚未已也前日致寇之因陛下嘗遍知之乎今日禦寇之術陛下亦熟計之乎既不知已而又不知彼者必殆既不能强而又不能弱者必危陛下度彼已之

術則知所以自治矣察強弱之理則知所以常勝矣此天下之大計也陛下所以與大計天下者固以素定非臣所得而擬議也然以今日之急務有四而其利甚博大患有五而其禍不可勝言臣為陛下舉其畧而試陳之定都關中據山河百二之勢以植根本之地所以杜瓜分之漸也建牧大藩重宗子維城之計以固磐石之基所以救瓦解之失也通夏國之好而守吾舊疆所以繼好息民也立青唐之後而封以故地所以興滅繼絕

也此四者千萬世之大利也雖千萬言而莫究豈非今日之急務乎若夫大患有五而救患者亦不可緩法令滋彰而吏緣為姦欲救此者莫先於守祖宗成憲朝綱委靡而不振故士大夫相習而誕謾欲救此者莫先於登用忠直軍政敗壞而不舉故將兵相扇而奔潰欲救此者莫先於大正賞刑國用竭矣而利原又失欲救此者莫先於選將漕之臣民心離矣而調發方興欲救此者莫先於擇循良之吏此五者非天下之通患乎今日

之急務有四而其利甚愽大患有五而其禍不可勝言
皆詔旨之所未及臣愚不忍緘默以苟容敢竭誠而妄
有陳焉天下之大計議不旋踵而投機之會間不容髮
惟陛下獨斷而早圖之以起中興之運而成再造之功
則祖宗垂創之基於此可紹而兩宫播遷之難於此可
復矣此誠天下之大計也臣曩叨諫官屢陳致寇之因
坐是斥逐承乏守土累上禦戎之畧言皆有證頃者間
陛下以大元帥之節戡定國難臣嘗具劄子陳述三策

乞移鎮關中以符衆望臣區區之愚已陳其梗槩矣茲者恭承詔旨許臣庶詳具利害陳述雖語言詆訐亦不加罪以此見陛下誠有聽言之意首開求言之路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愚戇狥國不識忌諱敢肆危言以塞明詔進退存亡之幾臣於此卜焉陛下不以臣愚不肖許赴行在得方寸地以披露肝膽庶或補於經綸之萬一臣之願也臣非為身謀也實為天下國家計也惟陛下裁幸

建炎元年尚書右僕射李綱議國是曰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弗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罷巡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有餘年兩國生靈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

刼寨之衂而不戰於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入畿甸廷臣以春初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謀内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欵四方勤王之師使敵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寳圖籍儀衛輦輅百工伎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刼質二聖廵幸沙漠東宫親王六宫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遐裔之

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
卒爲和議之所誤也天祐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
身危城之中摠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
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
捍患禦侮救寧萬邦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
愚雖不足以知朝廷國論大體然竊恐猶以和議爲不
然也何者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沈于北廷議者必以謂
非和則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

和臣竊以謂不然夫為天下者不顧其親顧其親而忘天下之大計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厲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吕郤謀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盜賊於

此刼質主人以兵威臨之則必不敢加害以甲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謀陵懦畏彊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北廷莫知安否之審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墮其計中以和議為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

釁端前所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其命而已昔
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
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
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為
然是將以天下畀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為過矣為
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戰議姑俟
於可為之時何哉彼既背盟而刼質地不可復予惟以
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以禦之所

破城邑條議収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没必不敢深入而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脩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讐以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能自强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鑾輿有可還之理倘舍

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强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强昔越王勾踐甲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恥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句踐為法甲身重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謂不然夫吳伐越句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以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

故句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
而卒報吴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下
逮宗室之係於屬籍者悉驅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
遣使降偽詔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豈復有恩於趙
氏哉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
予之彼亦未足爲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
今日之事法句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句踐卑身厚
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之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

日為朝廷計正當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來寇則嚴守禦以備之練兵選將一新軍律俟吾國勢既強然後可以興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之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議論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

臣故敢陳和守戰三說以獻伏願陛下斷自淵衷以天下為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綱復上言曰臣竊以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也唐杜牧謂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既去吾不知其為人故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不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其地勢風俗使然也而河東實為天下之脊介於河北陝西之間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悍祖

宗得天下削平僭亂回不臣服惟河東最後再駕而後得之其難如此而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以孤軍入重地我之守禦固而援師集其勢不難於和宰相失策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為久長之計凡所邀求一切許之遂割三鎮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敵兵退三鎮兵民為朝廷固守中山真定及沿邊諸郡既已保全而敵盡力以圍太原不肯捨去朝廷遣使以兵民之意及保塞陵寢之故願輸租稅以易疆土金人且許且攻幾年而

太原陷猶信譎詐以講和不為備禦之策至其渡河再薄都城遂盡割兩路以與之畫河以為界遣執政侍從郎官數十輩分詣交割皆為兩路之人所殺夫朝廷割地不足以塞金人貪婪之欲而適足以失兩路士民之心使地割而和可成宗社遂安猶之可也今乃假和議以欵我既破京師挾二聖以北狩脅逼臣寮僭竊神器矣而議者猶以割地為然此何理哉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

已其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郛者依城郭無城郛者依大河山西自相結集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領以相統率知名號者已數十處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願為前驅因而循撫為吾之用數十萬衆不日可致而金人留兵懷衛濬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餘皆脅制吾民剪髮易衣以疑我耳大兵臨之遣間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可復也三郡既復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圍可解河北復

為我有矣然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為多然所以處之之策亦無以過於此者臣愚欲乞於河北西路置招撫司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寮中有材略名望素為兩路兵民信服者為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穀以賑貸其乏絕辟置寮

屬將佐秉機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猶捍水患於決溢之口則下流無泛濫之虞禦盜賊於門墻之外則堂奥有安靖之勢理之必至也倘捨此而不為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為敵用將何以待之故臣以謂今日之所當先務者無急於此惟睿斷不疑特從所乞天下不勝幸甚

綱又上言曰臣竊以國家都汴處中以臨四方垂二百

年靡有變故豈特仁徳足以結萬邦之心亦由以中制外據天下之利勢使之然也方今多難之際不可定都以權時宜固有所不得已者然宗社朝廷一遷天下之勢必有偏而不起之處中原揺動卒難復安此臣所以夙夜思慮欲為陛下權天下之勢以濟長久之策也古者帝王有巡幸之禮故虞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而成王撫萬邦巡侯甸見於周官之書今四方多故宜講巡幸之禮以鎮撫之除四京外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

南都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營葺城池宮室官府使之具儲峙糗糧積金帛以備廵幸陛下時乘六龍鑾輿順動以天臨之覧觀山河之形勝省察牧守之治忽撫士民問風俗収豪俊之用以掃邉塵復境土然後復據河洛而都之此今日權宜之上策也用臣此策其利有三藉廵幸之名國勢不失於太弱一也不置定都使敵人無所窺伺二也四方望幸使奸雄無所覬覦三也至於費用則長安當委之四川襄陽當委之荆湖建康當委

之江淮閩浙深戒守臣因陋就簡勿事壯麗具圖來上惟取便安因緣騷擾者重寘于法則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議者謂車駕當且駐蹕應天以繫中原之心或謂當遂幸建康以紓一時之患臣皆以為不然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嗣登寶位之初豈可不一幸舊都以見宗廟社稷慰安都人之心下哀痛之詔擇重臣以鎮撫之使四郊畿邑之民又安益治守禦之具為根本不拔之計我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

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今捨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計也宜先期降勅榜曉諭軍民及以脩謁陵寢為名擇日廵幸據要會之地以駐六師既有以繫中原之心又有以紓一時之患策無出於此者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詳酌而推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綱又上言曰臣以愚陋誤蒙聖恩擢任宰相初對之日嘗以廵幸之議冒瀆天聽其意以謂京師初經殘破之後理難固守然車駕不可不一到以慰天下之心然後

鑾輿順動法古廵狩之禮以行四方西則關中南則襄陽東則建康以天下形勝之勢觀之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伏蒙睿慈特採其議已降指揮京師催促脩城祇備謁欵宗廟而又興襄陽建康皆令葺治宮室以俟翠華之幸臣累留身奏事論及天下利害安危所繫之大者未甞不以此為言甞蒙宣諭但欲先迎奉元祐太后及遷六宮如建康并禁衛家屬願遷從者亦津遣南去而車駕獨留中原選將屯兵以衛行在雖關中

可往雖金人可戰臣竊仰陛下英睿果斷如此雖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昨日忽被手詔宣諭京師未可往而欲為大王避狄之計廵幸東南擇形勝之便利遠水火之焚溺來春還闕聚糧屯兵為守禦攻討之計令臣條具合措置事務以聞臣伏讀愕然未喻聖意不知天慮與前不同果以為當如此耶將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姑從其策耶如天慮果以為當如此臣竊以為未然而左右大臣密獻此說則

臣竊歎其未嘗深思遠慮姑欲脫一時之患而不知禍
難之在後也夫京師宗廟所在陛下即位之初禮當一
到徒以城池之脩未備而防秋之期已迫勢有未可往
者臣固不敢力爭至於巡幸東南以避狄則臣不知車
駕果將安之耶若欲出於下策遂往建康則臣恐天下
之勢傾而中原不復為我有矣請為陛下試詳言之夫
陝西者中國勁兵健馬之區也河北河東者中國之屏
蔽也京畿及京東西者中國之腹心也江淮荆湖閩浙

川廣者中國之支派也今與鄰國爭屏蔽之地不能保腹心以號召勁兵健馬與之馳逐而欲自竄於支派之鄉臣恐天下之勢偏而不舉敵騎深入號令不行州郡莫相救援皆將碎於敵手敵以精兵驚擾京東控制淮楚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屯兵聚糧議攻守計以迎二聖哉王命不通盜賊蠭起殺害官吏屠陷城邑如今之河北兵民不待金人然後為害自江以南皆當擾動不知獻策之臣果能保其必安乎夫江之廣不如

河江之險不如河江之湍激不如河金人渡河猶不能
禦江豈可恃而南人之輕脆非北人之比敵至則潰南
方之城壁非北方比敵攻則破陛下必以幸建康爲安
臣愚竊以爲過矣夫利在耳目之前患在一世之後中
智以上乃能知之今欲乘舟順流而東其安便比於鞍
馬之間何啻相百遠幸江湖之濵其間適比於兵革之
際何啻相萬然偷取一時安適而忘禍患之在後猷說
者如此臣愚竊以爲不思之甚矣爲今之計縱未能行

上策以趨關中莫若取其次策以適襄鄧襄陽近為李孝忠所據雖已潰散恐或殘毀惟鄧為可以備車駕之時巡夫鄧者古之南陽光武之所興也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廣土寬城可屯重兵民風號為淳固盜賊未甞侵犯此誠天設以待陛下之臨幸事之機會不可失也願詔守臣增修城池漕臣儲峙糧草朝廷給降錢帛廣行應副專遣使者以督

其事將來秋高六飛啟行由陳蔡唐以趨南陽不過半月可達天下之士知陛下之不忍棄中原也河北河東之民知陛下之不遠徙也天下郡縣知陛下之處中以臨四方也皆當心服而無解體之患是一幸南陽則三者皆得一幸建康則三者皆失利害安危之機在此一舉陛下何憚而不行也臣愚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從臣之言勿是先入之說天下不勝幸甚

綱又上言曰臣前已具劄子論車駕巡幸京師城壁未

可保守修葺未備當權時之宜駐蹕南陽據天下之中以號令四方不宜東幸建康棄置中原以失天下之心伏蒙聖慈令與執政同議然前疏未盡區區之意敢昧死再陳之臣聞自昔人主當草昧艱難之時或與英雄角逐或爲寇盜所侵皆據地利而莫肯先退盡人力而莫肯先屈夫勝天下者必以勢而據地利莫肯先退者勢也蓋天下者必以氣而盡人事莫肯先屈者氣也漢高祖與項羽戰於滎陽成皐間相持累年高祖雖屢敗

不肯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
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不肯解去既焚
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此觀之與勍敵爭勝負
豈可不據天下之勢而先自退哉唐之初突厥頡利以
數萬騎飲馬渭水去長安纔數十里太宗以七騎臨渭
上與語以大義折之既而王師大集旌旗戈甲光彩精
明頡利震怖遂以請和本朝景德中契丹以數十萬寇
澶淵真宗渡河親征射殺所謂統軍達蘭者彼主惶懼

遂亦請和而去兩朝盟好凡百餘年由此觀之為敵人所侵豈可不作天下之氣而先自屈哉今金人雖號為勍敵其實皆中國失策養之使然考其兵之强盛豈能過項籍袁紹其敢深入豈能過頡利契丹而吾方其未至之時已相與震怖委棄中原而自竄於江湖之間既失天下之勢又索天下之氣不知敵騎果復渡河攻圍我城邑屠戮我人民以精兵控扼淮泗而王命為之不通盜賊遂起所在竊發跨州連邑自相建置將何以待

之且今之所恃者兵也陛下每欲聚西北之兵十餘萬日加訓練以待親征睿謀壯矣既適建康不知此兵將何所用夫建康水鄉其土卑濕其食魚稻非西北之兵所利不産粟麥稈草土氣多熱非西北之馬所便往年方臘起於江浙朝廷遣西兵討之疾病物故者三之二而馬之存者無幾由此觀之欲聚西北之兵而適建康猶資章甫而適越也惟南陽可為今冬駐蹕之計頼天之休陛下聖德所感河北河東兩路兵民戴宋之心借

使敵敢深入邀截掩擊中國得一勝則天下之勢壯而氣振矣然後降親征之詔率天下之師問罪以迎二聖之鑾輿決有轉危為安撥亂反正之理在陛下自强不息力行之而已臣備位宰相不惟仰荷特達之知思自竭盡以報萬一天下之責交歸謀慮一有不當何以塞之伏望聖慈斷自淵衷察臣孤忠勿為羣議所惑天下不勝幸甚

時上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

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内修外攘使刑政脩而中國强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

紹興五年綱提舉西京崇福宮上言曰右臣伏奉詔書以僞齊金人兵馬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

守禦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於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曾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闊疎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畧之萬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强悍之敵提兵南嚮倣擬淮壖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

明將士摧鋒俘馘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遁逃此蓋陛下
睿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
之共慶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敵軍退遁為
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保全東南
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陷於敵人為可恥
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尚使
狂寇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臣謹
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

策以獻議者或謂敵軍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譬如奕棊先當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内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倘不先為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為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為得計議者

又謂敵軍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茍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譬如奕碁捨局心而就邊角廹㡿褊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為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況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

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藩籬夫淮南荆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拔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為守備則當

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為師府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敵軍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

縣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敵兵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
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
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為守備
無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
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於江南亦仰給於
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為家計則
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為無窮之利守備
之宜莫大於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

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収復京東
東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収復京東西路荊襄之帥則
當責以収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収復陝
西五路諸路赴援因利乘便収京畿復故都以戡大憝
此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於中而斷以至誠必
為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
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法無待臣言
而戰陳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

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為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也臣竊觀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荊襄以為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藁街之誅強悍之敵豈無蝢刃之日攻戰之利

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
臣願先定駐蹕之所盖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
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褊迫偏霸所據非
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為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
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鑾輿
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
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巡幸關中
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

建康爲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蘺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頋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脩宫闕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摹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過于儉然宫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脩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脩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

畧則臣願先爲自强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赤子
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於勍敵
之勢爲所驅廹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
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故數
路之民雖困於重斂傷於峻刑而不能以自歸倘淮南
荆襄藩蘺既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
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爲內應如京東郡縣者
宜命諸帥優加拊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爵賞官

吏將士禄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
路簽軍皆不殺而優卹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與官秩
可謂得策更顧力為自治自强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
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畧所當先者也攻戰守
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
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已以聽擇
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
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為千載

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疎言深則有失身之戒盖雖朋友尚不易言而況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旨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懲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

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逃於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

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之濟時之大畧忽有擾攘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閑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約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

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覧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就敵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復邉疆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覩矣今敵軍雖退而其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埸相望道里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却敵之初求善後之

策也臣夙夜為陛下深思所以為善後之策者無他在
盡反前日之所為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棊
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棊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陳其
說竊覩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為親征之計
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黄屋所臨人
心自固賞罰既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
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
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

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於勤勞終於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陜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有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

金帛敵來則禦侮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

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

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

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脩睦

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晋元帝命焚其幣而

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於僭偽之

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

懼我必報其措意為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

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輙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因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曽不知為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

說者既定然後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
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脩倉廪實府庫充器用
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
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
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
爪牙奮今國家遠有慼强之敵國近有僭偽之逆臣所
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
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勍敵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為豈易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

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忝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況於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

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跡若上下共由茲路邪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跡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為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為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於艱難有為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偉之材未

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度武宗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為之主忝翊佐佑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羣之材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黙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惟至明之主為

能察小人之情偽而辨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閒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懷材抱義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盍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為至公之累惟以道為

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已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閒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況其餘

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為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寖明寖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而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寖微寖弱也晉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

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
進議論徇私邪説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
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為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
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為奸黨聽其言則大者可
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寛仁祇從竄逐其士風遞相倣傚
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
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
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襃贈官秩録用子孫然已何補

於事曷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覩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罟則大進小詆則小遷渝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陜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為無過言者痛繩醜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辨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清光於帷幄

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為之辨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其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義廉恥陸贄

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盖功以志崇所以為之規摹也業以勤廣所以為之積累也猶建大厦堂室奥序其規摹可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

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盖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兹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為之規摹其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僭逆之臣強悍之敵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

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為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搔擾勿太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為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蔑以為矣此時之所

以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紛擾之前千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鬬而鑄錐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佑之猶之農夫盡其穮蓘之力乃亦有秋使未甞致耕耨之勤而

欲望穟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啟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宫必有日矣夫人心即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灾異必書以謹天戒臣觀商

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甞無天變而不為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脩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為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又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甞降詔俾士大夫各脩厥職以荅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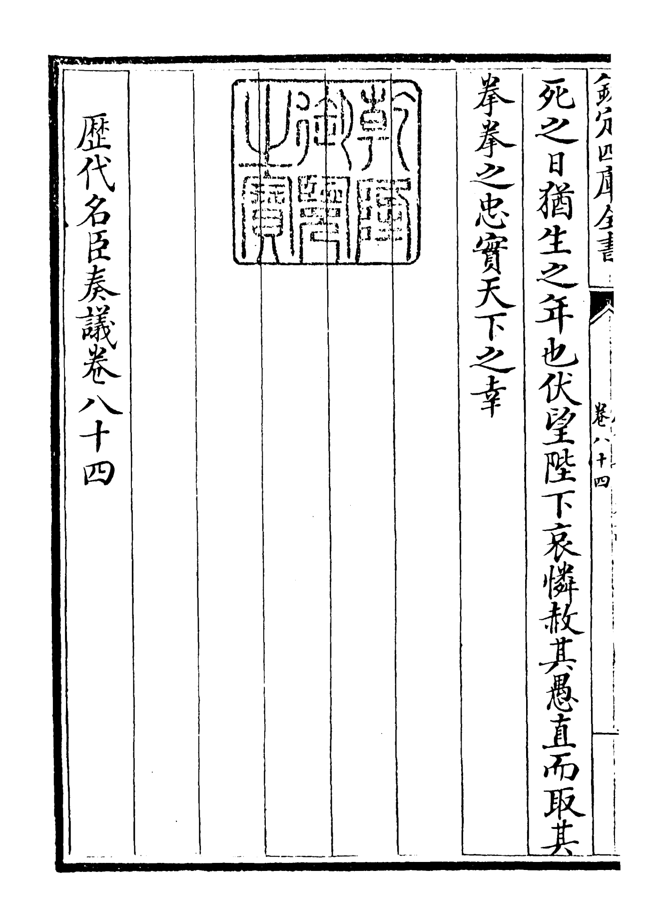
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為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冀土愚臣忘生觸死為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

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陜財用可理足以為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彞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貞觀之治無損威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己哉陛

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為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為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為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强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方叔以為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

右故能内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室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知龍飛之初虚席以待眷遇之禮邁於等倫特以志廣材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自愧惕違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

以三策為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奬諭今者又奉詔旨
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
聰昔太宗謂魏鄭公為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
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威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公
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
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況臣自經憂
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塡溝壑
無以報威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攄至情臣願足矣雖



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十五 八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孫慰祖

歴代名臣奏議卷八十五

明 楊士奇等 撰

經國

宋高宗紹興五年李綱上䟽曰臣竊觀自古中興之主未有不由祖宗積功累徳結于民心者故周宣本於文武漢光武本於高祖文景唐肅憲武本於神堯太宗其植根固其流波遠雖或中微一旦憤起則天戈所揮靡

不如志興衰撥亂光復舊物非偶然也恭惟國家膺受天命祖功宗德聖聖相承重熈累洽幾二百載深仁厚澤滲漉萬物民之戴宋於億萬年何有窮已運遭陽九金人作慝宗社顛危不絶如綫陛下應天順人纉承大統十年于今勵精圖治枕戈甞膽欲戡大憝迎還兩宫綏安區宇則夫克致中興如周漢唐有不難也臣聞勢有强弱事有成敗雖弱而有可成之幾雖强而有必敗之兆顧其理之如何耳譬猶醫者之療病不問形之壯

羸惟察脉之治否興亡之理何以異此昔高祖與項籍相持當是時項籍强高祖弱然天下知高祖之必興者以其所施為當於人心也是以隨何搖此以説諸侯多仗劔以歸高祖遂成帝業光武起兵以攻王莽當時王莽强光武弱然天下知光武之必興者亦以其所施為當於人心者也是以王常吳漢耿弇之流一時英俊皆合謀以歸光武遂致中興然則强弱成敗之理槩可覩矣金人不道為封豕長虵以游食中國可謂强也然恃

其詐力慘毒無恩神怒人憤其亡必暴此雖强而必有敗之兆者也陛下時乘六龍保據江左遵養時晦可謂弱矣孝悌通於神明仁心結于海寓應機而發蓄鋭而奮其勢必有起而應之者此雖弱而有可成之幾者也夫普天之下皆吾土也食土之毛皆吾民也被堅執鋭為敵人之所驅役者皆吾將士也垂紳搢笏為敵人之所官使者皆吾士大夫也彼其心曷嘗一日忘宋哉顧國家之力未能覆護之偷生於僭偽之邦苟免於虎狼

之口而已陛下誠能以天下為度拯之於塗炭之中則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是也豈無感動願復見漢官威儀為中國禮義之人者哉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凡所施設務推至誠以當人情親信仁賢以為腹心駕御英傑以為爪牙謹號令使毋數改明賞刑使當功罪訓練士卒脩除戎器理財以義使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積穀以時使雖遇凶歲而饋餉豐知彼知己因利乘便大振天聲以臨之臣將見四方響應飈舉雲集沛然有

不可禦者中興之期已在指掌之中矣伏惟陛下留神

幸察

綱復論車駕不宜輕動䟽曰臣近因上䟽論淮西事宜嘗獻狂瞽竊謂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静以鎮之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為自固之計安意及此其說畧而未詳今聞朝廷以梁汝嘉知平江剏蓋營屋萬餘間及召張俊楊沂中全軍還駐建康如此則是移蹕之謀抽回軍馬之計皆審如所聞宗社安危生靈休

戚繫此一舉敢冒萬死為陛下詳陳之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揺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

鬬心敵人乘之誰為陛下堅守苦戰以禦大敵者且建康去平江無數百里之遠非有高山大川以為限隔健馬疾馳數日可至徒有怯敵之名無益退避之實建康有長江天塹之險不能固守何有於吳會哉聲勢所逼退而之臨安又退而之閩粤極矣我退彼進使敵軍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倘

取目前之安不顧異時噬臍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説今幸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脩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害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静以鎮之者此也臣又聞自昔有江表者必以淮南為藩籬屯重兵於江北然後江南可安六朝相繼數百年雖苻堅石勒宇文拓跋之盛不能陵踐凡以

强藩巨鎮盡列淮上之故後唐李氏有淮南則足以保國既失江北國勢遂卑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悉罷屯戍遂欲棄置於度外張俊既去盱眙楊沂中又去廬壽李宏獨以千兵守之使敵挾叛將以來則廬壽必不能守前日酈瓊之叛屋宇倉廩置而不焚豈無深慮使敵得據合淝則舒蘄光黄一帶無兵可禦決須退保是敵無亡矢遺鏃之費以談笑而下淮西也一失淮西與之共長江之利江南可得無患乎州縣

無備人情震駭一患也鹽貨不通粮餉皆阻二患也濟渡多端難於控扼三患也時出兵以擾我疲於奔命四患也得吾州縣蝟結蟻聚水草有依遂為吾之痼疾五患也昔人有言長江千里當備者不過數處如人一身腠理為急淮西者今之腠理也敵軍入寇必趣廬壽前日以劉光世全軍數萬人守之猶懼不濟今乃無兵是委重地與敵以為背脇疽根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諸将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務自固者此也前

日劉光世一軍以措置失當之故将士攜離捨我歸敵非細故矣萬一因此翠華移蹕将士召還以致不可勝言之患是措置之失又非前日之比也昔人有言動不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臣觀朝廷自建炎以来每失機會其誤多矣譬猶奕者前著雖差後着猶可救也若著著皆誤何以取勝傍觀者得不為之寒心臣愚竊思所以為今日計願陛下深體漢祖之用心堅忍而勿輕變非有大警急姑少安之丁寧訓戒三四大臣益圖

所以自固之策遣張俊全軍進屯廬壽而存其家屬於建康以便糧餉命韓世忠兼保盱眙而留楊沂中以衛行在詔岳飛分兵江池以保上流沿江有備則國勢亦粗定矣前日剏造車船戰艦所費不貲初不聞置軍教閲將安用之謂宜收拾於建康上流州縣如太平江池等州蕪湖繁昌湖口等縣擺泊仍於江湖間募習水善游者萬餘人刺手背為水軍差官統領分隸教習使金鼓旌旗上連下接以僃緩急之用則敵騎雖盛亦豈敢遽

窺江右哉使今冬防守無虞則人心自安國勢益固可以徐圖善後之策捨此不為而但務退保臣未見其可也抑臣聞之書曰民非后罔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聞之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天子作民父母必有保民之心然後衆心欣戴如子之保父母此上下之所以能相固也蜀先主去荆州從之者數萬人曹操逐之或勸捨衆而速行先主曰衆人從我豈忍棄之說者謂其有帝王之度區區偏霸之主猶如此而況於天下之君

乎臣願陛下以保民之憂為先則雖弱必強中興之業不難致矣臣以愚拙每進狂直之言必蒙褒納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故敢於艱虞之時復進苦口逆耳之說言或可採願陛下與三四大臣熟議利害斷而行之庶幾有補萬一徒能容納而不用無益也昔漢高祖開濟大業非無張良陳平之臣出奇畫策動必有功然勸為義帝伐項羽者三老董公也勸出武關置軍宛葉者轅生也勸都關中者婁敬也勸以親子弟王齊者田肯也必

有衆謀乃能有濟今臣以孤陋遠在千里之外每有所聞輙獻臆說仰裨廟謀尚庶幾於數子伏望聖慈赦其罪而取其忠天下不勝幸甚

綱又論和戰劄子曰臣聞戰國之際合從連横皆其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當時六國之君不能深計利害以聽其說從人憑軾結駟說以合從之謀則曰謹奉社稷以從横人憑軾結駟說以連横之說則又曰謹奉社稷以從是其胸次初無一定之計而為羣言之所眩惑宜

其無成功而卒至於敗亡也夫合燕趙韓魏齊楚之師恊謀併力以拒秦此六國之利故從約既成投書函谷關而秦師不敢出關者十有餘年豈非計之得耶其後秦遣横人游說以欺六國之君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秦秦有餘力以蠶食天下而六國遂以不振由是言之為六國計從說是也横說非也今之所謂和戰者何以異此古者鄰國交好則有和親聘問往来休息兵革災患相卹慶賛相從夫是謂和金人則不然假和議

以行其詐謀割地取賂既已約和則又求釁以戰以此亡葬丹而困中國中國為和所誤者多矣十餘年来持和議之説一切茍且希兾萬一者何其紛紛也夫靖康之間彼以敵國待我尚可言和至建炎以来見於文檄彼其待我者為如何乃欲恃和議以為自安之計其可乎況仇讐之邦不共戴天卑辭重幣秖自取辱何益於事惟當脩政刑明賞罰選将帥治軍旅備器械利甲兵峙糗粮積財用士氣既振乘機大舉以恢復中原是戰

之可成中興之業猶合從以拒秦不可易之理也然兵凶器戰危事雖孔子未嘗不致其慎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可易言哉知彼知己乃可以戰我寔而彼虛我堅而彼危我治而彼亂在我者有一定之規摹有應變之方略有輯睦之將帥有精練之士馬有蓄積之財用穀粟而又敵人有間隙可乘之機會然後可以決勝於千里之外宗社安危所繫不可忽也今日為吾患者不在劉豫而在金人軍政既脩欲議恢復正當慮始慮

辛預圖善後之策得某地當屯某兵用某人可守某地新附之衆如何撫綏將來之事如何措畫使金人來援劉豫當如何以待之此數事者皆有定議則中興之功已在吾掌握中矣夫勝負兵家常勢大計已定之顧無以細故動揺益務自治自強如漢高祖之堅忍乃可得志倘或且戰且和如六國之朝從而暮横臣愚未見其可也伏望聖慈留神幸察

八年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論中興之功奏曰臣伏

覲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廵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烝黎戡定禍亂克翦大憝刷恥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跂竦抃蹈踊躍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為先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柬之語武氏於荆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垂祀三百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況

以聖明之資為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鬰鬰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載在典册不可誣也恭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幡然改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為北伐之

計志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為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為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為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脩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别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

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敵國雖強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脅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氷千里陽和既回應時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怪也昔者范蠡說越王勾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勾踐用之國以富強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穰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

矣正當脩人事以應之以我之無釁待彼之有釁則戡亂定功役不再籍夫何遠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以來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為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遭謗誣仰賴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濵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干將大有為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顧雖衰病尚庶幾未填溝壑閒獲覲陛下恢復中原攄憤千古志願畢矣輒罄狂瞽干冒天威

綱又論使事奏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敵使偕乃以江南詔諭為使名四方傳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為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今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繼聖聲教溢于四表炎運中微世變紛擾馴致靖康之變國祚幾絶頼陛下總師大河之北入繼大統羣臣推戴克受天命履大寶臨萬

邦為神民萬物之主一紀于茲矣敵人遣使乃敢命名如此自古遠裔陵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能自治自強偷安朝夕無以遠之計羣臣誤陛下之所致也臣請試為陛下詳言之方靖康末金人破都城毀宗社逼二聖鑾輿以北遷易姓建號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詞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

在其域中為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説也至去年春兩宫凶問既至陛下抱哀銜恤創鉅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以報不共戴天之讐猶當寢䆮罷使者絶不與通以正仇讐之名慎固封守選練將帥以為自保之計觀釁待時動必有功傳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讐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梓宫亟往遄返脤藏為虚初不得其要約今日敵使涥至廼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

奉迎梓宮乃陛下孝思罔極在人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獪動出計謀我以誠求彼以詐應借此為重成其姦心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計中禍難之未艾臣聞忠信為周古者遣使以忠信為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諏謀度詢必以周爰為言使不忠信為國之患非淺淺也彼王倫何為者市井駔儈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朝廷信之此必有甘言以中朝廷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實患

如楚之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也且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宫為指而敵使之来乃以江南詔諭為名循名責寔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敵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禀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

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以稟令受詔為事倘屈體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令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遠降尊就卑以天為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民則以遇赦該恩為幸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則天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也履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為諸侯曰藩臣天子出命者也藩臣稟令者也倘奉藩稱臣

稟其號令則事不在我國家之勢傾矣其不可者三也
朝廷全盛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遂至敗
盟今日保據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窘迫
而欲增賂以求全蓋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襄
江浙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畫屏蔽保
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為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
以求安必無之理其不可者五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
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

號召或使親迎梓宫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税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藝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固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暮之命哉昔少康以一旅之

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騎牛從軍殺新野尉然後得馬率烏合三千破尋邑百萬遂定中興之業晉保江左財用匱乏王導至身衣練布誘善賈以濟國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朝廷事力雖不足以望全盛之時然將士如雲帶甲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豈不過於少康光武穀粟金帛運漕不絶舳艫相銜財用之多豈不過於東晉有可為之資而陛下又有過人之聰明何憚不為而欲北面以事仇讐甘受此屈辱也夫自古創業中

興之主多由布衣奮空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詒謀子孫垂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於仇讐之手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柰宗社何柰天下臣民何柰後世史册何且立大事建大功者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為先而號令賞罰者其具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審號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尚為我用陛下一

受制於強敵號令賞罰皆不由於已出士氣日索人心日離將士益桀驁而不可馭民庶益泮渙而不可畜威令一去如神龍之失水為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議者必謂勢有強弱弱者必服于強故大王事狄勾踐事吳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藉此以感動聖意臣皆以為不然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珠玉犬馬皆不得免徙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狄人乃已今陛下能以此已金

人之侵乎勾踐身入吴以為臣僕僅得歸國枕戈嘗膽卒以報吴今陛下能以此報金人之仇乎孫氏起於江東未能自立故臣魏以俟時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業縱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而怖懼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議哉為此説者但欲求合於朝廷之意而不顧患禍之在後臣愚竊以為過矣昔趙欲帝秦魯仲連辭而折之以謂秦帝則諸侯皆為所制不聽命則誅戮隨之欲帝秦者知其利而不知其害秦非禮

義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新垣衍詘不果帝秦而秦師為之退舍曹操以十萬衆臨荆州勢揺東南雖張昭亦欲迎之周瑜為孫權畫策以謂如臣者何往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拊案大悟遂有赤壁之戰而鼎足之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說深切著明二君聽之遂能反禍以為福轉敗而成功胷中照了明白洞達果斷而不疑也今敵使之来其用事者未必不以兵隨之以為脅制之術顧朝廷所以措置者如何耳措

置有備雖苻堅百萬之師不足畏措置無術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為吾擾方危廹之秋無排難解紛之畧則無貴於智者矣朝廷自十數年来議論不一執守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苟且過時無積累就緒之功倡為和議者紛紛趣度目前而不以後艱為念以致今日之陵侮非偶然也忠義之士懷才抱智不能自達者顧豈乏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長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善者而從

之廣謀兼慮而不偏聽於今日事必有所補臣昨於建
炎元年嘗獻國是之説以謂朝廷不能自强自治但欲
卑屈以從之雖至於奉藩稱臣敵人之謀勢猶未已又
於紹興五年蒙降詔訪問嘗獻乞罷議和之説以謂遣
使議和敵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邀我以必不可
從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自治自强之計為患甚
深區區之忠幸蒙睿察今日之事無他遣使議和不已
使敵人得窺伺謀畫皆引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為宗

社大計萬幾之餘長慮卻顧覽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倘或權時之宜禀其號令之後别有須索如前所陳復禀正朔易服色趣朝會擅誅賞盡取鞍馬器甲之類當如何處之而吾之士氣既索如何可以復振人心既離如何可以復收國勢既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主事者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遠察大王勾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味仲連周瑜之言與今日相若則利害昭然矣臣世受國恩奉事三朝蒙陛下知遇

尤厚常願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事勢危廹所以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為害有不可勝言者又非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於義有不得不言者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觀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而今日之事止在於絶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聽其號令而臣屬之動為所制身危國蹙必至於亡而後已與之絶則圖所以自治自强者選將勵兵待其來則禦之勝負

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讐仰愧宗廟俯失士民之心而終歸于亡貽羞無窮曷若幡然改圖正仇讐之名辭順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復危而求安轉亡而為存未為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矣惟願陛下出自睿斷正王倫誤國之罪而肆諸市朝敵使未入境則卻而弗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弗遣降哀痛罪已之詔深咎前日和議之失丁寧反覆其言切至以激勵天下臣民將士之心盡取賂遺敵人金帛以募敢死之士

訓練習服以守邊疆以備不虞以制敵人衝突此計既定詔音既頒臣將見人情翕然回心易慮天地神明亦當助順敵人之師不戰而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為固進賢俊退佞諛脩政事明賞刑治軍旅積金穀待時而奮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制於人甘心屈辱同日而語哉且劉豫者金人之所立八九年間豫之所以奉金人者可謂至矣一旦廢棄如弁髦土梗何則彼為利謀而初不以恩信為事也陛下視金人之於我孰與於豫豫

猶如此於我可知彼雖以江南數千里地王我為言猶不足信而況於復故境歸侵地乎惟智者可與料敵惟明者可與照姦陛下或以臣言為未然願降臣章與羣臣之有智畧者慮而圖之勿為單見之所惑勿為勍敵之所欺勿至將来追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福也傳曰日中必𦼮操刀必割時乎時乎不再来臣言可採陛下斷而行之勿疑以為議論乖謬而害於今日之至計願先斧鉞之戮以懲妄發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惟陛下裁幸臣昨任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日因淮西鄜瓊之變以已見利害具奏以聞誤蒙聖恩降詔奬諭以疏中論及侍從臺諫以謂侍從者論思獻納之官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薄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遂犯臺諫之怒厚誣醜詆以無為有群起而攻之伏蒙聖慈洞照非辜力賜保全使得

歸休山林養痾藏拙臣之為幸大矣蒙垢忍耻不敢自
明緘口結舌不敢復與世事故芻蕘之言乆不上達然
惓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也今聞使事方亟
所係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已臣不勝憤懣
敢以狂瞽干冒天聽罪當萬死俯伏俟命
綱論襄陽形勝劄子曰臣竊以當今天下形勝在襄陽
何以言之四方地勢正猶棊局今車駕駐蹕於吳越是
置子於東南隅也宣撫處置司聚兵於川陜是置子於

西北隅也湖湘屯重兵以控制是置子於西南隅也吴越由湖湘以趨川陜如行曲尺之上相去萬有餘里號令未易達首尾不相應一有緩急何以為援惟襄陽地接中原西通川峽東引吴越如行於弓弦之上地里省半而又前臨京畿密邇故都後負歸峽蔽障上流遣大帥率師以鎮之如置子於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逼僭偽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来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陜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

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為荆襄招討使其計得矣然駐軍岳鄂未聞前進豈不以自兵火以來襄陽焚毀尤甚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聚廢邑屋蕩盡而糧餉難於運漕故耶臣觀自古有意於為國家立功名之人如劉琨祖逖之徒未嘗不據形勝廣招納披荆榛立官府履艱險攻苦淡積日累月葺理家計然後能成功者若欲坐待其事成必無此理願詔岳

飛先遣將佐軍馬及幕府官徑趨襄陽隨宜料理脩城
辟建邑屋招納西北之民措置營田勸誘商賈之伍懋
通貨賄稍稍就緒然後從大兵以居之旁近諸郡如金
房隨郢見屬我者可以撫綏如陳蔡許潁見從敵者可
以攻取不過年歲閒必有顯效如謂屯兵聚糧運漕為
難則漢江出襄陽城下通於沔鄂漕運之利未有如此
之便者當以兵護糧船使敵不得抄掠則吾事濟矣今
日天下形勝臣愚以謂無出襄陽之右者伏望聖慈特

加睿察早降指揮無使綏不及事天下幸甚

建炎元年開封尹宗澤上奏曰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熙猶夷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為念乃以敵人誕謾為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伎俾嚴攻討其間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慨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因循苟且以致敵人顛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茲非敵人之能也皆由亡

誠寔之士皷唱驕逸率以斂跡逃避曲辱不耻為智為勇爾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説以相浮動兹無他大抵只欲助敵張皇聲勢直為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宜兩手分付與敵人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監臣恭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敵大獲而歸去冬與今春夏敵勢猖獗大臣柔邪詖佞畜縮畏避者不敢略有拒抗語但以詭譎為誠寔包藏

為智謀緘默為沈鷙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親王與無辜之人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也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議者竄之嶺外使天下冤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耻激勵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勠絶以正華夏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為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陟位何故以講和為非遂逐當時議臣陛

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敵人為地者之畫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奉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敵人遣姦狡小醜假作使偽楚為名來覘我大宋虛寔臣見如是因納諫狀與留守范訥乞收彼國奉使之人置之牢狴奏取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寃之心俾肯力戰仰賛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奉此詔

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為於敵人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訏謨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鑾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臣尚狃和議皇惑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為狂願盡賜褫削投之瘴烟遠惡之地以快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之至臣藉藁

闕下以俟誅戮

澤乞回鑾疏曰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則得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惡而已此古所以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語求民之和豈必家至户到一一而求之哉應順天人承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和而自和矣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衰老無能然久知開封染習諸統制下皆是

招集惡少亡命無檢者臣既領府事更不敢狥身自顧但以正道漸誠感之不旬浹間彼惡少輩咸知格心爍謀斂迹遁去其閭巷間亦自然悛改上下帖然無復肆横以是人人鼓舞仰陛下之威懷陛下之恵拳拳慕戀不啻嬰孺之愛父母咸思發憤敵其所愾臣每聞王畿內外日久嘉靖熙熙皞皞將如我祖宗慶祐熙豐時臣觀人心念念傒望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警蹕之聲千乘萬騎來歸九重以副萬邦切切繫戀之誠

澤又上疏曰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所為於事也事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水有潤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績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于昬墊而奠厥攸居兹無他皆堯用禹之力也臣竊聞將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衆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買販之要區也農民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

士大夫懷忠義者藉藉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朝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實憂群臣無遠識見恐賛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無所忌憚所以曽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

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唱為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陰與敵人為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勑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亟謁欵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敵人為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恨其學問荒鄙不能以激忠義之辭仰動天聽臣不勝涕泣痛怛之至

澤又上疏曰臣聞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夫中原天下之中也京師又中原之中也我太祖太宗受天景命始基于汴肇造無疆大歷服固欲傳之億萬世偶去冬今春信憑敵人姦詐遂致二聖蒙塵陛下不得已應天順人纂承寶緒四海生靈謳歌抃舞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率俾以俟庶績咸熙萬邦嘉靖陛下既即位乃宴安南京四方聞之懷疑胥動遞相鼔扇聞諸州縣間有驚刼傷残之患盖是小民無知因疑致憂因憂

致變旋相戕蹂弗奠攸居茲無他由陛下寅畏過當駐蹕别都俯狥姦謀預圖遷幸使狡獪皇惑敢爾橫肆盜據竊發罔循跼蹐原本闕三字以歸畎畆以操耒耜鑄劒戟為農器罔不犯于有司耳若陛下勑翠華之御俾千乘萬騎回復輦轂奠枕九重臣竊謂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坐視天民之阜王室自然再造大宋可以中興尚何勍敵之足憂盜賊之足慮乎古先哲王凡有大疑必詢之左右又詢之卿士又詢之國人又詢之卜筮臣

蒙陛下矜憐顧遇待罪開封臣夙夜思念竊恐陛下所親信左右輔弼之臣於對揚獻納之際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致一統之匪易輕狥臆說有誤國家大計所以狂妄冒死觸犯天威臣不勝憂憤戰慄激切之至

澤又上疏曰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滲漉方夏幾二百年一旦金人邀迎二聖京師士民皇皇無依嗷嗷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兒而失其慈母者忽聞陛下龍潛在濟於是謳歌謳歌蹙交走道路茲乃祖宗湛德浹

洽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尚留南都臣自到京師聞道路藉藉咸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故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望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回六龍俾人感翠華之至深慰其心臣前劄具奏以謂得其民當得其心其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弗施爾也若陛下回鑾汴邑是人心所欲也願陛下與之聚之陛下聽姦邪畏避強敵之言妄議遷幸是所惡也願陛下勿施

爾也老臣血誠言不盡意

澤又上疏曰臣學問膚淺不能式是古訓對揚天休今再瀝悃誠干冒睿聽以臣耳目所親聞見事一二疏進伏望陛下哀憐特賜俞允伏覩國家嘗變更三舍之法以取士意謂臯夔稷禼皆自此塗出卒之迫於月試剽竊時文罔有稽古者是三舍果不足以取士也又嘗尊崇道教以奉真亦謂神仙莊老皆自此塗出卒之誕謾譎恠汙染成風罔有成就者是道術果不足以奉真也

又嘗進貢花石以昭享上卒之驕淫矜誇蠹耗財計無有紀極是貢花石果不足以享上也又嘗結好敵人欲以息民卒之邀迎二聖刼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行之固有阿意順旨作為歌頌以叨富貴者其間亦有毅然獨立不相詭隨以鯁亮獲罪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為是乎被罪者為非乎臣每思之宗廟社稷岌岌如是者盡由姦邪憸人鼓唱四事俾民病弊幾不聊生所以致有今日之患詩曰商鑒不

遠在夏后之世茲覆轍正陛下蕭墻之鑒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為可行阿諛諂佞動為身謀翕翕訿訿更相助成今之言不可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不可行而罹其罪者也且我京師是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奈何聽先入之言輕棄之欲以遺海陬一勍敵乎臣觀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之民咸懷冤負痛感慨激切想其慷慨之氣直欲掃清宇宙陛下何忍恬聽諛順而不令剛正之士卒

厲同心一為整頓乎今東京市井如舊上下安帖但皦皦之人思望翠華之歸謁款宗廟垂衣九重不啻饑渴之望飲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竊謂陛下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陛下如以臣為狂率誕妄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昔周勃入北軍使左袒右袒以卜劉呂蓋非獲已也臣區區誠意願陛下以遷幸大計不獨謀之一二大臣當與億萬之衆同之臣忠憤不勝涕淚交下激切屏營之至

澤又上疏曰伏覩朝廷前遣翁彦國營繕金陵比有詔復欲遣官奉迎太后六宫以往且謂朕當獨留中原臣伏讀詔書私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過江避敵而不思天下大計託為愛君之迹以濟其不忠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為腹心以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無慮萬萬計今兩河雖未敉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而乃遽欲去而之他非惟不能

療一手臂之不伸幷與腹心而棄之豈祖宗所以付託之意與天下睽睽萬目所以仰望之心哉彼進言之臣談何容易且利害之端曉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舉動臣雖老矣尚當矍鑠鼓勇立辦禦敵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掃除宫禁嚴脩扈從奉迎鑾輿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中原增重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為走計爾示人以弱非唯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去宗廟社稷而不顧

陛下豈忍乎臣重為陛下惜者此爾故敢直輸血誠幸
陛下留意無忽昔景德間契丹冦澶淵警報一聞中外
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即勸章聖幸金陵陳堯佐蜀
人即勸幸成都惟冦準毅然闢之請帝親征卒用成功
顧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聖望陛
下也臣又自期既已奉迎鑾輿還都即當身率諸道之
兵直趨兩河之外蹀血北廷非特復我故地且迎二聖
以歸庶雪靖康一再之耻然後舉觴玉殿以為聖天子

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矣竊自謂愛陛下者無如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為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于為國澤又上疏曰臣昪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其當職官吏恊心併力夙夜自公率厲不懈增築開濬起造緝理浸皆就緒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車二十人執長槍隨牌輔車十有八人執神

臂弓弩隨槍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辦閱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為一隊見今四壁統制官日逐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陣委可以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聯珠寨以嚴備禦臣見使王彥曹中正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鄭滑等州同為一體把截探伺次第敵人畏讋已不敢輕動冒犯自速殄滅臣自到京奉揚陛下仁風布宣陛下德意令街巷市井人情物態皆已忻悦敉寧嘉靖同祖宗

太平時顧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九比緣陛下委付之重常患才力不任惕惕憂懼近日頓覺衰瘁萬一溘先朝露辜負陛下眷恤憐憫之意臣死目不瞑倘使臣與官吏士民望翠華回輦之塵瞻仰天顔俯伏百拜然後臣退填溝壑如生之年死骨不朽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京師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大一統基業本根之地陛下奈何偏聽如張邦昌輩邪佞之語以巡幸為名輕去其所使四海來享來王

之人倘徉道路於偏僻州軍為朝宗之地乎臣果得以此老身俯伏道左迎陛下千乘萬騎垂拱九重奉陛下指揮號令邉塵可以消滅寇盗自然平蕩王室於焉再造大宋中興可必若誕妄之人言臣欲以海陬餘孽貽君父憂即臣自頂至踵甘俟斧鉞臣已修整御街御廊護道格子平整南薫門一帶御路閶萬邦百姓寓于京師者日夜顒顒望陛下迎奉祖宗之主與隆祐太后皇后妃嬪皇子天眷歸安大内以福天下臣夙夜憂思眷

眷念念繼之以泣願陛下憐臣孤忠矜臣衰暮惟恐心力不逮或有誤陛下國家大計今年河流不氷惟陛下斷自淵衷毋惑羣邪之議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臣下情不勝激切之至

澤又上疏曰臣聞易於渙之卦曰渙汗其大號此言人君發號施令如汗焉一出而不可反也臣竊觀陛下踐膺大寶權時之宜駐蹕近甸天下之民延頸企踵日望鑾輿之歸經理中原以建中興之業故迺者親降詔書

即將還闕恭謁宗廟延見父老中外聞之莫不鼓舞相慶以謂陛下英斷如此何事不立何功不就何浮言之可惑何勍敵之足憂太平基業正在此舉下詔之後日復一日尚未聞千乘萬騎涓日啓行民心不能無疑焉臣愚竊意陛下乾綱不撓離明並照洞見安危之機必不肯失信于天下是必有姦臣誤陛下負失信之謗也伏見邇者河陽水漲斷絶河梁有姓馬人妻王氏者率衆禦敵敵勢窮窘不知所為此天贊我宋之時也夫天

與不取反受其咎臣欲因此時遣閻勍王彥各統大兵乘其危孤大振軍聲盡平敵壘伏願陛下亟還京闕以繫天下之心則孰不用命且投機之會間不容穗願陛下毋惑於姦臣之言斷自淵衷臣自謂茲舉可保萬全無可疑者也或姦謀蔽欺天聽未即還闕伏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與之決戰掃盡邊塵擴清海宇然後奉迎鑾輿歸還京闕以快天下之心以塞姦臣之口臣蒙陛下知遇誓效死節

區區愚忠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賜睿斷天下幸甚

二年澤又上疏曰臣聞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恭惟京師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統之本根也奕世聖人繼繼承承於此坐視天民之阜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薄海内外罔不率俾陛下天錫勇智入紹寳緒天下之人竭蹷稽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既奄有九有實萬世無疆之休陛下柰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徯后之意乃

偏聽姦邪之言託為時巡駐蹕淮甸不思我宗廟朝廷祠享報上垂拱視下又不思我二聖后妃親王天屬蒙塵朝夕懷想迎取之志又不思我諸帝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祀祭所以貽厥子孫之情臣竊謂陛下若於二月間詔勅回鑾登樓肆赦則天下皆知一人来歸九重强者當莘心遠罪弱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疑聚為盜賊諸軍將士震奮感激願敵所愾敵勢窮蹙必俯首聽命以歸約束尚何惡之能為乎書曰時哉弗可失臣若有

毫髮誤國大計臣有一子三孫甘被誅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縣狃于搔擾百姓扇揺不能耕桑果耕桑失時則衣食之源盡廢衣食不給使諸大臣中雖有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善其後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意不可憂思過計而信憑邪佞自為身謀者之語早勑回鑾則天下幸甚臣犬馬之齒已七十於禮與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畝臣漏盡鐘鳴猶僕僕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寔為二聖蒙塵北狩陛下

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使天下自此失我
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敷奏非臣好為此激
訐恭望睿慈委曲詳察
澤又上疏曰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
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為天下中故創業垂統
欲傳之億萬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奕世聖
人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為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
視天民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奠枕于京則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
平之久文武恬熙狃於驕淫矜誇忘戰守之備遂致金
人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刼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
天眷蒙塵北去僑寓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
繼之以血自陛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方歡欣鼓舞垂髫
鮐背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真主
矣萬世永賴寔天祚明德為無疆之休矣四方帖然若
遠若近並無盜賊暨陛下偏聽姦邪與敵人為地者之

語移蹕淮甸諸處兇惡强盜如蝟毛起如蜂鬨聚縱火
殺掠所在猖獗罔有悛懼以謂朝廷在遠無所依歸遽
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祇授降到黄榜詔勅云遂假
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
臣竊謂自敵人圍閉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感
厲爭奮故自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
越數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大謀略
低回曲折憑信誕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

親骨肉皆為刼持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幫助饑餓流離困厄道路弱者填滿溝壑强者盡為盜賊此非勤王人之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比来姦邪之臣方爾横肆盜賊自然得勢强梁惡少無緣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繼相承湛恩盛德滲漉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不隨順番賊雖為剃頭辮髮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諸處節義丈夫不顧

其身而自黥其面為爭先救駕者又不知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為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黥面者豈不失其心耶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為勤王者矣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人顒顒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之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語豈陛下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繹之過臣願陛下黜代言之臣別降罪已之詔許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

意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豈復更有為盜者王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陛下睿斷而力行之若以臣言上咈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

澤又上疏曰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為一黨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致君于無過置民于

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逢迎苟合君施恩于上而下弗被民懷怨于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陬上者不過持禄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留心惻怛為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之基業為可惜又不為陛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漠翹翹徯望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為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為敵人所占今年寒

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為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為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塗炭刼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為敵人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為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茍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愚忠為陛下保

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凟天聽狂妄干冒甘俟鼎鑊

歷代名臣奏議卷八十五